



癡狂道

女儿楼

Dian Kuang Dao
Nü Er Lou

黑颜 著

竹箫幽幽吹破月色苍然，
铁弓铮铮笑弹废言满卷。
她弃了书卷，臂挽弓箭，成就杀伐。

一本华丽大气的爱情武侠小说

最虐心的情仇、最热血的江湖、最缠绵的痴恋

虐情高手、人气天后黑颜再创经典

继《焰娘》之后，《癡狂道》给你一个绝赞的江湖人生！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痴狂道



女儿楼

竹箫幽幽吹破月色苍然，
铁弓铮铮笑弹废言满卷。
她弃了书卷，臂挽弓箫，

黑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癫狂道/黑颜著.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91-6642-1

I. ①癫… II. ①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2535 号

癫狂道/黑颜 著

总 策 划 吴丹杨
责任编辑 王 岚
特约编辑 李华丽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杨亚忠
封面绘图 肖 肖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营 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开 本 889mm×134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66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642-1
定 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27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791-86251207)



痴狂道

CONTENTS

目录



女儿楼人物设定	001
楔子 相和	005
第一章 暴戾少年	007
第二章 结伴同行	021
第三章 月半之殇	035
第四章 无名之灾	047
第五章 计中计，杀中杀	064
第六章 毒劫情劫	078
第七章 别喜欢他	092
第八章 另一个阴极皇	109
第九章 云轻嫣	125
第十章 玉箫断	143
第十一章 血祭碧魄天	161
第十二章 酒祭亡魂之殇	178



癡狂道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三章	前尘成烟	193
第十四章	无泪	208
第十五章	挥手出红尘	220
第十六章	祸	234
第十七章	互诈	248
第十八章	产子	263
第十九章	异变	278
第二十章	黑宇殿主	289
第二十一章	失定	303
第二十二章	星湖	315
第二十三章	归航	329
尾声	小猎手	343

女儿楼人物设定

龙一：

龙一的出场是着一袭华丽的黑袍，月夜雪飘，在燕九箫声的陪衬下，以一把软剑屠宅的场面。她是黑宇殿情报与暗杀机构女儿楼的楼主，处理事情的手段圆滑果断而狠绝。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女子内心最深处，却有一块极柔软的地方留给了儿时叫自己姐姐的那个孩子。在面对感情时，她是全心全意而又决然的。正如她最后在决定用自己的命换所爱的人命时所请求明昭成加的那样，将她的尸体化成灰，撒于湖中，不留一丝痕迹。她，对人对己都是那么狠，独独对那个叫剑厚南的男子，给予了自己所有的柔情。

剑厚南：

对于剑厚南，其实最喜欢的一幕就是楔子中所描述出的画面。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坐在亭中看书，亭外细雨飘飞，当他转过头来时，却是一张年轻而方秀的脸。一直以来对充满书卷气的男子不能免疫，而剑厚南，具备了我对这类男子所有的向往。书卷气，温厚，情绪淡而不漠，珍惜一切生命，还有一种生命随时都有可能消逝的

萧瑟感。正因为无法抓住，反而更想抓紧。在感情上，有人说他是优柔寡断的。但其实不然，当他确定自己的心意之后，便再没动摇过，只是知道自己无法给予对方未来时，才压抑下来。也因此，当他无所顾虑的时候，能够坚定而果决地当众说出“我就要你”这几个字。

云二：

如同懒云窝的词所述那样，云二骨子里是疏懒的。无论身处何地，她都是那么悠然自在。她喜欢坐在清夷山城的阁楼上，静静地看着外面时间的更替。云二是骄傲的，在落进敌人手中之时，在身浸毒液痛苦无法入眠之时，在面对所爱之人与旧情人携手同行之时，甚至在不知对方情感却大声地说出“我喜欢你”这几个字时，她的傲气从来没损过一分。云二更是洒脱不为物羁的，她要爱便爱，不论对方的身份如何。同样，在得不到对方的全心对待之时，她也能毫不犹豫地将他一脚踢开。或许也只有这样特别的她，才能让纵横江湖数十年不败、阅尽女色的乾白倾心。

乾白：

能让云二那样的女子无所保留地爱上，只是这一点，已足以证明乾白的不凡。乾白是一个枭雄，手段狠辣，刻薄寡情，理智沉稳。他的年龄如同他的武功以及所处江湖地位一样，不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年龄以及因此而来的阅历，使得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感情以

及应该如何去获得。即使是在面对云二的表白时，他也能按捺住自己的情感，直到安排好一切，排除所有阻拦着两人的障碍以后，才施施然出现在云二面前，展开臂膀将她拥进怀中。

白三：

一个出生于死人腹，长于乱葬岗的孩子，注定了难以顺遂的命运。她身带死气，性格孤僻，为世人所厌憎畏惧。她是个杀手，面对血腥毫不动容。她冷眼看着人们用虚伪掩藏内心最真实的感受，不让人靠近，也无人敢靠近。然而，谁也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却有着世间最纯粹的感情。她爱得单纯，不掺一丝世俗的杂质。无论是邋遢肮脏的乞丐树三少，还是怀着目的而来的卿溯，在她的眼中，就只是那个给她温暖和真诚笑容，让她愿意为之痴狂和守护的男子。白三的出生是个悲剧，但幸好她拥有喜剧的结局。

卿溯：

卿三少是个俗人，是个大大的俗人。英俊潇洒，有仇必报，而且超级护短。要命的是他还爱玩儿，脾性跳脱不羁，不按牌理出牌。谁招惹上他谁倒霉。当他出场的时候，估计不只是船上的人，连带着读者都被臭晕了，只有一个傻兮兮的白三，任得他又是握小手，又是搂搂抱抱，还婆娘婆娘地喊个不停。可是这样的人，当他对你好时，他便倾尽了所有的真心来对你好。会注意到你是否怕冷，会为你细心地挑鱼刺，还会在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变戏法一样弄出很

好吃的东西……我有的时候在想，如果故事就停留在去幻帝宫的那条路上，就算他不恢复自己显赫的真实身份，他们依然会很幸福吧。

燕九：

燕九注定成为我在女儿楼系列中最大的遗憾。她原本该是个绿衣婷婷，执箫悠然漫步于竹林中的女子，偶尔斜倚窗畔，执卷而读。便是在弃罢书卷，执弓杀伐时，凛烈中也自有一股文秀雅丽……癡狂道不敢回首，皆因于此。

阴九幽：

不得不说，因为阴九幽，我失了小阿九。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小阿九，阴九幽的人生将会是一出充满遗憾的悲剧。当他在倒向雪地的时候，一切就该结束了。人生如幻，水月空花，是他前半生最好的写照。在世人眼中，他是妖娆风流，臭名昭著的阴极皇；在白三眼中，他彩衣柔腰，戏演人生；在家人眼中，他身心皆创，过往不堪回首。但却无人明白，当铅华洗净，他缙衣素袍，澄澈如水。



楔子 相和

那一夜，银月如霜，镀在墙头瓦上。

他眉眼似画，发浓如瀑。

一袭红衣，水袖翻卷，腰肢弯折出柔媚的弧度，却在眉勾眼挑中带出十分骄矜。

八角亭内，一绿衣女子执箫于唇，侧身而坐。

“那不是草间人饥鸟坐等，还留着一条儿青布衣巾……隔河流有无数鬼声凄警，听啾啾和切切，似述说，魂惨苦，愿将军，罢内战，及早休兵……”

箫声幽噎，衬着他凄切的唱腔，便似怨鬼夜哭一般，摧人心肝。

屋宇重重，鳞次栉比，似乎也染上了一层寡月替人忧、空庭待君归的哀婉。

一曲既罢，女子垂首不语，侧颜半浴在月光当中，文雅秀气，看不出丝毫情绪。

他手肘半撑柔弱无骨地倒坐在红氍毹上，另一只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一壶酒来，就这样仰头“咕嘟咕嘟”直灌，清亮的酒水洒了出来，湿了乌黑的发，还有那火红的衣。

“去吧！”半晌，他似乎才想起女子，于是懒洋洋地挥了挥手中酒壶，细长的凤眼微眯，迷蒙地看向屋脊上那枚弯月。

女子站起，微微一欠身，然后下了亭，走上石径，转眼消失在花枝掩映当中，自始至终并没说过一句话，也没看过他一眼。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低喃着，尾音若有若无，随同醇厚的酒香一起浸淫于夜色当中。

一抹轻笑浮上那张俊秀邪气的脸，带着淡淡讽刺，还有点点伤怀。



第一章 暴戾少年

人总是要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承担后果。

乾白派人将燕九交到阴极皇手中的那一刻，她就知道自己的报应来了。正如阴极皇笑吟吟地对她说：“本尊救你一命，你却给本尊一箭，这梁子咱们是结下了。”

于是，他指着厮杀惨烈的南夷人主岛，道：“给你一个机会，本尊在此地将你放下，你若能活着离开，你自去你的，本尊绝不阻拦。”然而，她只是沉默了一下，便点头答应。

人的一生最怕的就是欠别人的账，而燕九正好不是那种喜欢赖账的人。

阴极皇并没让人将铁弓还她，除了她手中那管箫，没让她带走任何东西。

下船时，燕九没忍住，回头看了眼。那个时候，阴极皇正躺在一个美人的怀中，接受她香唇渡过的美酒。那微眯的狭长凤眸，慵懒的神态，说不出的妖媚。

像山妖。她垂眼为自己的想法莞尔，对自己将面临的处境并无丝毫恐惧。

刚踏上实地，船上突然传来一声娇喝：“众卿家壮士听着，燕九姑娘乃我主贵宾，且莫让敌人伤了她！”此声虽然不大，却清清楚楚地传遍喊杀声震天的战场，可见发话女子的功力十分了得。

此言一出，战场上有瞬间的安静，然后形势突然一变，原本还茫无目的地抵抗的南夷人，在令旗一挥下立即将攻击的主力转向了手无寸铁的燕九。

燕九苦笑，这明摆着是要她的命啊。不容她多做感慨，已有南夷战士侵到身边，她手中竹箫一挥，不得不全心应战。

“无论是打仗还是做人，都不必太认真。”阴极皇看着战场上片刻便浑身浴血的绿衣女子，对站在船舷观战表情凝重的曼珠笑道，然后张口含住一粒剥好递到他唇边的葡萄，顺势吻了吻那如春笋般的指尖。

曼珠回头，目光中有着不认同。

阴极皇笑了笑，不以为意，等将口中葡萄子吐在美人手中才缓缓继续：“一认真，就会像她一样，用命拼一个笑话给人看。”他懒洋洋地抬起下巴，一点因没有称手兵器而开始左支右绌的女子，讥嘲地扬了下眉梢。

曼珠无声地叹了口气，恭谨地应：“是。”

“成天打打杀杀的，实在是让人厌烦，曼珠，本尊突然想听《别宫祭江》。”阴九皇不去理会她是不是真的明白，眉间浮起一丝倦意，手指轻叩大腿，淡淡道。

于是船上锣鼓齐响，咿咿呀呀地唱着戏，船下兵器交击，血肉



飞溅，哭喊嘶号。

这样犯众怒的行为也只有阴极皇乐此不疲，曼珠以及他的属下也都习以为常。正当青衣唱到“从今往后再不照菱花宝镜，清风一扫未亡人”时，那调子穿云裂帛，极凄楚，又更增战场的惨烈。

阴极皇蓦地从美人怀中站起，红衣曳地，长发下滑。

“拿寒月弓来！”走至船首，他目光凌厉地盯着战场上的变化，冷然道。

寒月弓是燕九的东西，没让她带走，是因为他要用这个讨回一笔债。

当曼珠将那沉达数十斤的大铁弓送到阴极皇手中时，受伤多处的燕九已经被一个南夷勇士逼得没有丝毫招架之力，眼看着便要丧生在那把明晃晃的大刀下。

阴极皇凝目，唇角牵起一抹满不在乎的慵懒弧度，伸手从手下递过的箭筒中抽出一支羽箭，夹住，然后缓缓拉开了寒月弓。

残阳如血，寒月弓反射出冷极艳极的光芒，衬着阴极皇脸上嗜血的微笑，竟有一股说不出的残酷绝艳。他扬起手中满张的大弓，箭尖直指燕九。

就在那一刻，本在浴血奋战的燕九感到被一股强大的杀气所笼罩，不由分神回头。只见远处的船上，阴极皇昂然立于船首，背映斜阳，正举箭瞄准自己，一身红袍被海风刮得如火云般翻腾。

她知道，他是真的想杀她。

身后传来大刀劈落的声音，同一时间，阴极皇手中的箭也脱弦

而出。

避不过了。看着那箭夹着厉啸破空而至，燕九感到全身的力气都像被抽空，知这一次是真的避不开了。在明确这一点之后，她心中竟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四周的喊杀声，身后的敌人，眼前的劲箭突然间都变得遥远起来，远方的夕阳以及掠过海面的海鸟清晰地映入眼帘。这个时候，她才知道，原来这世界是那么美丽。

一抹惋惜的浅笑浮上她的唇角，如同记忆深处那抹微笑一般。

“九姑娘，这里危险，你且跟紧了我。”

“九姑娘，你有没有受伤？”

“别动，这蛇有毒，我先给你把毒逼出来。”

一句又一句的体贴言语在耳边响起，最终却被那坠落前的惋惜浅笑代替。她一直不明白他中箭坠崖前为什么要那样笑着，但是那笑却在她心中生了根，就算在知道他无恙之后也无法拔除。

如今，以命相偿，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何她却觉得有些许遗憾？总觉得那个人，站得那么高，看起来那么风光，实际上却比她还可怜。

这些念头只是电光火石般一闪，灌足内劲的箭已临近。

船上，阴极皇在射出箭之后，便将弓扔给一旁的曼珠。没有看结果，转身躺回了软榻上的美人怀中。

“对女人本尊一向心软。”他摸了把美人光滑的下巴，意兴阑珊地道。

青衣仍在凄凄哀哀地唱着。岸上传来震天的欢呼声，曼珠看着



那个绿衣女子怔忡地站在原地片刻，才回过神，展开轻功，转眼没人形势已成一面倒的混战人群中。

阴极皇那一箭，射中的是与燕九对战的勇士，而那个勇士，很显然南夷人的头目之一。这一箭，令所有卿家战士心中的不满一扫而空，气势瞬间如虹，攻得南夷人溃败连连。

回过头，看着再次沉溺于声色中的主上，曼珠眼中的崇敬更深。



趁乱逃出战场，在海岛的另一面劫了一艘渔舟，等燕九回到陆上已是一日一夜后的事。捡了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登岸，在密林中没走多久，便因失血过多加饥渴无力而昏倒在地。

隐隐约约中，有马蹄声响起，不急不忙的马蹄声从远处传来，最后在她面前停下。

“喂，死了没？”一个清澈的少年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接着身体被人踢了两下，不重，却足够让她翻过身。

无意识地呻吟一声，燕九勉强睁开眼，入目的是一张放大的年轻脸孔，清秀，白皙，带着些微病态的苍白。

见她睁开眼，少年撇撇淡色的唇，咕哝一句“命真大”便俯身将她拦腰抱起，然后后退一步，毫不温柔地扔上了马背。

倒挂在马背上，燕九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晕倒的地方与外面的泥土路只隔着一丛灌木，坐在马背上能轻易地看到灌木后的一切。

不容她多想，马开始动起来。倒挂让本来就昏昏沉沉的她更加难受，伤处被马背摩擦得火辣辣的痛，她却咬紧牙，哼也不哼一声。

少年没有上来，只是在前面牵着马，如同来时那样不急不忙地走着，嘴里还一边嚼着草茎一边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像是并没多出一个重伤的人一样。

迷迷糊糊的也不知过了多久，少年的哼声终于停了下来，然后是说话的声音。具体说了什么，燕九听不清，只感到不片刻自己便被抱离了马背，至于之后发生了什么则全然不知。

身体时而像被烈火烤着，时而又像赤裸地站在冰天雪地中，疼痛侵扰着她的神经，却唤不醒她的神志。只是不停地做梦，梦中有目露凶光的孩童，有兵刃的寒光，还有飞溅的断肢残臂……最后所有的这一切都被一袭火红给遮盖。那红，她努力集中意志，想看清楚，那红究竟是鲜血，是残阳，还是黄泉上的彼岸花？

那红，好像是一个人的衣裳……

脑中浮起这个模糊的念头，燕九只觉身上的疼痛突然剧烈起来，好像有什么在拍打着她的脸。身子一动，皱眉清醒了过来。

是真的有东西在拍她的脸。那一刻，她无比确定。睁眼，果然看到一个少年一手端着药，另一手正有一下没一下地拍着掐着她的脸。见她睁开眼，他也不意外，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只是将药递到她面前。

“喏，既然醒来了，那么就自己喝吧。”他理直气壮地道，末了低声自言自语道，“这一招还蛮管用。”